



Discover Digital Performing Arts in Taiwan  
台灣數位表演藝術國際續航計劃

中文 | ENGLISH

[最新消息](#)

[關於我們](#)

[發展座標](#)

[作品選輯](#)

[活動訊息](#)

[相關連結](#)

[訂閱資訊](#)

## 蘇文琪：打開視野 探究本質

鄒欣寧 - 2015.08.22



一當代舞團, 蘇文琪, Photo Credit: 一當代舞團

**Q：讓我們從妳剛參與比利時布魯塞爾藝術節、希臘喀拉馬塔國際舞蹈節（Kalamata）的經驗聊起吧！對歐洲觀眾重新演出《身體輿圖》，有什麼不同的體會？**

A：這個作品是三年前的創作，如今重演，讓我能站在一個較遠的距離看待它，也更清楚看見作品的獨立性和生命；當這樣的距離產生後，會讓我更理解觀眾看見了什麼。這次到歐洲演出，比較特別的是我們曾討論要不要上字幕。《身體輿圖》是個有大量文本的作品，但最後我堅持不打字幕，因為最早我們就希望語言作為一種聲響和韻律。在國際表演藝術市場，英文固然是主流，但我認為當我們透過藝術接觸某種文化時，應該針對作品的特性，用更直覺的方式接觸，包括語言也是，而不是帶著過多腦部運動去分析或理解所謂的文本內容。不過，我們仍在演出後發給觀眾一份節錄的文字，讓他們大致掌握文本的意涵。

**Q：妳這麼說，讓我回想起三年前看《身體輿圖》的經驗，誦讀文本的聲音透過指向性喇叭，在劇場空間似有若無地流動……**

A：對，在歐洲演出時我們將這些聲音處理得更細緻了。對我來說，整個演出是一種宛如彌留的狀態，或說一種催眠，我必須在演出的一小時內，緩慢、敏感地帶領觀眾達到那樣的狀態。確實有許多觀眾告訴我，他們在觀賞演出中的感覺很像催眠（hypnotic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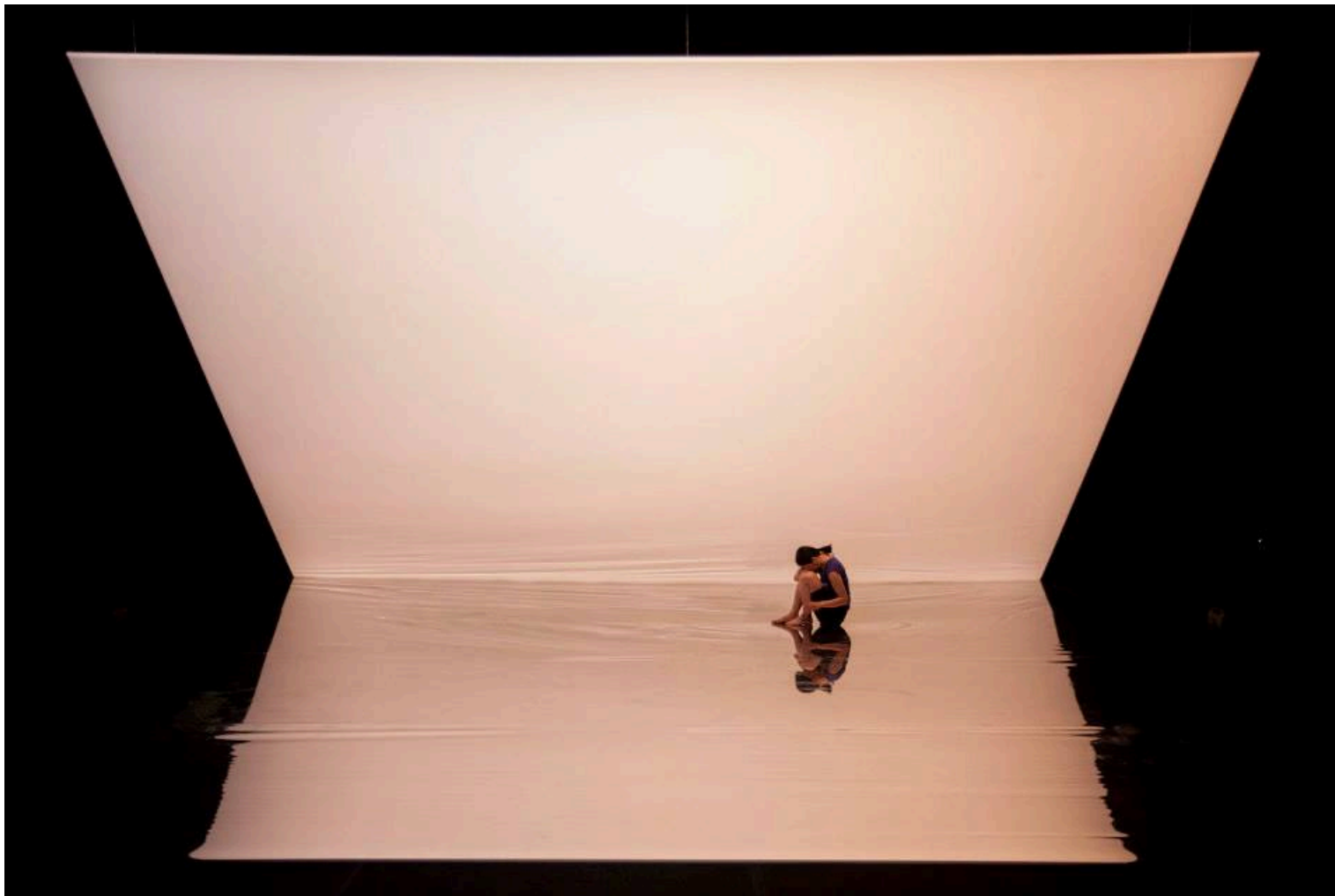


—當代舞團，《身體輿圖》，Photo Credit:—當代舞團

**Q：布魯塞爾藝術節與喀拉馬塔舞蹈節都是歐陸相當重要的藝術節，可否談談妳對這兩個藝術節的觀察？**

A：我感覺布魯塞爾藝術節是個非常社會性的藝術節，今年尤其有許多全球政經議題被提出來探討。過去這一年發生許多政治衝突、移民問題、經濟問題，而歐洲的政治型態又可說是休戚與共的，加上今年輪到比利時的文化預算被砍，在這些背景之下，這屆藝術節的策展主題相當於一個宣言，重申藝術與社會的關連，藝術家不是自外於社會的一群人。我在當地幾乎看了所有的節目，也看見大部分的藝術家都對所謂的「藝術大眾化」有所涉及，例如傑宏·貝爾繼續他對業餘舞者的探討，就讓我聯想到很多事情，包括怎樣的舞蹈才叫專業？是否專業舞蹈才能進入藝術創作的經濟結構？

整體來說，我覺得今年的布魯塞爾藝術節滿嚴肅的，可以感覺到他們正面對很多危機與焦慮，其中包括了劇場語言和劇本的焦慮，但劇場人有這種焦慮其實滿正常的，因為大眾媒體正長期、大量地洗刷人們對語言文字的信任。我在當地看的許多戲劇節目，語言和承載的訊息非常、非常大量，以致一天看兩個演出就會非常疲累，因為接收太多訊息。對比之下，《身體輿圖》雖然也有大量文本，但它是作為抽象的旋律，讓觀眾以直覺感官接收，因此，雖然我們討論的事情很沉重，觀眾普遍認為是個輕盈的作品，這對我來說挺有趣的。



一當代舞團，《身體與圖》彩排@布魯塞爾藝術節, Photo Credit:吳季瑤

**Q：希臘呢？你們去演出時，希臘舉國正為撙節紓困方案爭論，藝術節當地有感受到這種社會氛圍嗎？**

A：在希臘演出時，許多觀眾都在演出後來找我聊天，由於正面臨全國性的危機，每個人心情的浮動、焦慮、失望……我想那樣的情緒起伏是很複雜的。但多數觀眾告訴我，他們感覺演出像是一趟安靜的旅途，這讓我想起最早的創作階段，我們曾討論到，若是情緒太過沉重，我們會去什麼地方紓解？當然大家想到的都是戶外、自然等較空曠的空間，這些空間能承載複雜的思緒，儘管最後問題不一定能解決，人卻能在這些空間中得到平衡或紓緩，內在也因此多了一些空間。我想或許希臘觀眾正處在類似的狀態，而這個作品讓他們的感官經驗暫時被打開、紓解。

無論是比利時或希臘，我們滿幸運能在這些特別的時間點，藉著作品演出感受到當地社會的一些危機或狀態，也因此發現，原來有些當地的問題，其實是當前全球的現狀，有了這些觀察，便不致於感覺落單或孤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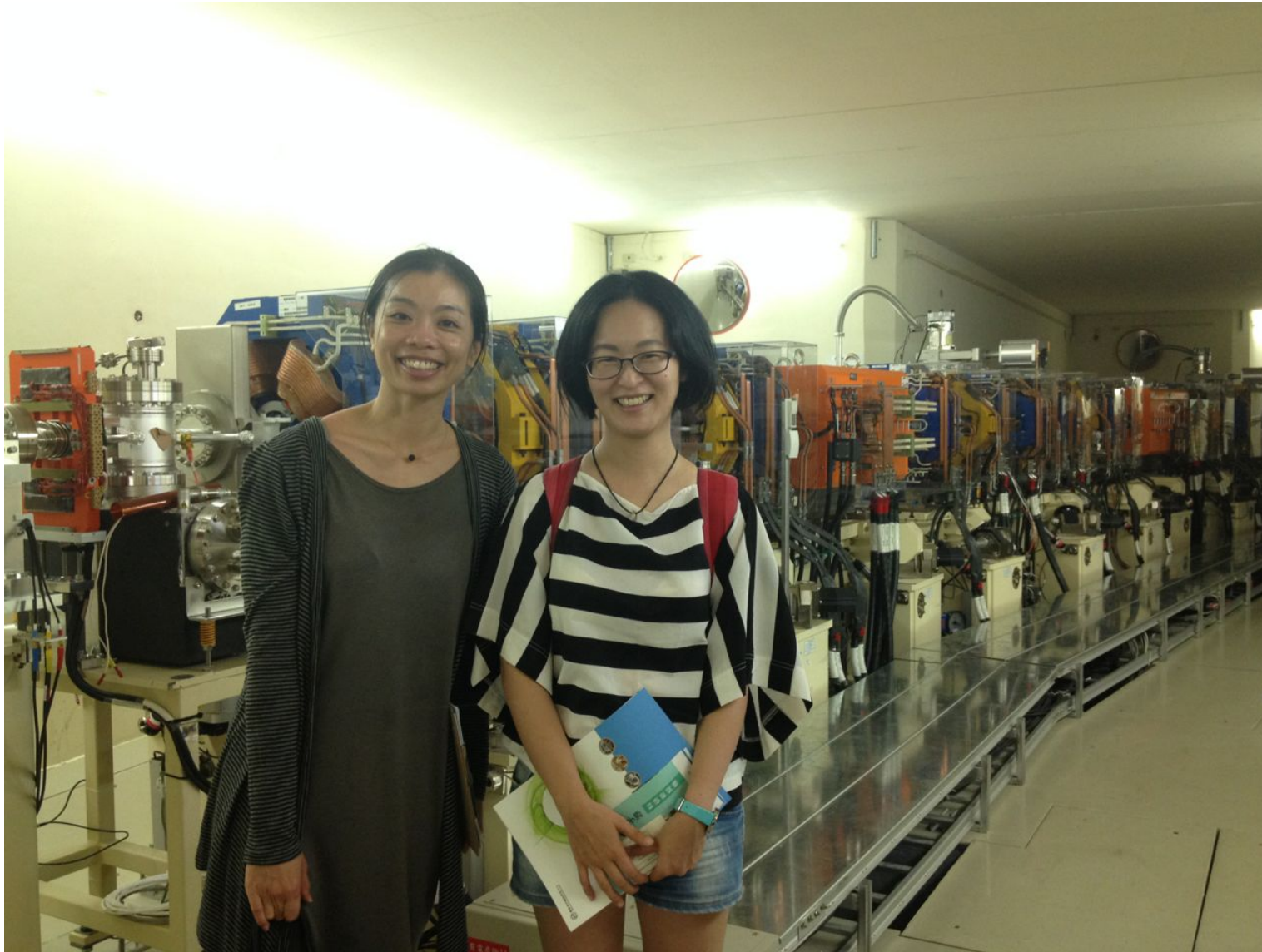
2015喀拉馬塔國際舞蹈節, Photo Credit:吳季遠

**Q：**我發現妳今年的行程多半集中在歐洲！接下來，除了九月到光州藝術節外，妳還會到日內瓦演出，這跟明年一月妳到CERN（歐洲核子研究組織）參與「藝術倍速@台灣計畫」的駐村有關嗎？

**A：**我和合作的藝術家林沛澐正在針對明年駐村做一些準備功課，九月去日內瓦演出時，CERN的藝術總監也會來看，所以我可先做些階段性的採訪；十月有另一位曾在CERN駐村的編舞家在瑞士舉辦工作坊，我也會參加，蒐集一些資料。在CERN的時間只有一個月，而我們想看、想了解的東西實在太多了！必須多做點行前準備，也可以想見那一個月會很刺激。

**Q：**你們提出的駐村創作計劃是關於什麼呢？

**A：**我們想探討「關連性」（interconnectivity）。我們在思考的是很多事物之間的關連，其間是否存在一些原則或通則。作為一位創作者，我也對過去使用過的媒材之間的關連感興趣；而我的身體運動原則，是否也和這些事物有關？我最近一直在研讀基礎物理和量子物理，試圖去找到我身體運動原則和物理原則的共通之處，不過我的物理很爛……



左：蘇文琪 右：林沛瀟, CERN, Photo Credit:一當代舞

**Q：你也說過你是科技白痴，但你連著做出五個數位表演藝術作品！我很好奇既然你說不懂科技、物理，是什麼趨動你以此為創作主題？**

A：就是因為我不懂。我一直想從一個宏觀的角度、方式來看創作的本質和當代藝術的現況，所謂科技藝術創作，我在做了幾個之後也遇到瓶頸，那個瓶頸是「我無法再理解更重要的東西」。當我想繼續創作，我必須找到更遠的議題、更多的層次支撐我往下走，而當代藝術處理的議題往往是現下的，那容易侷限我的視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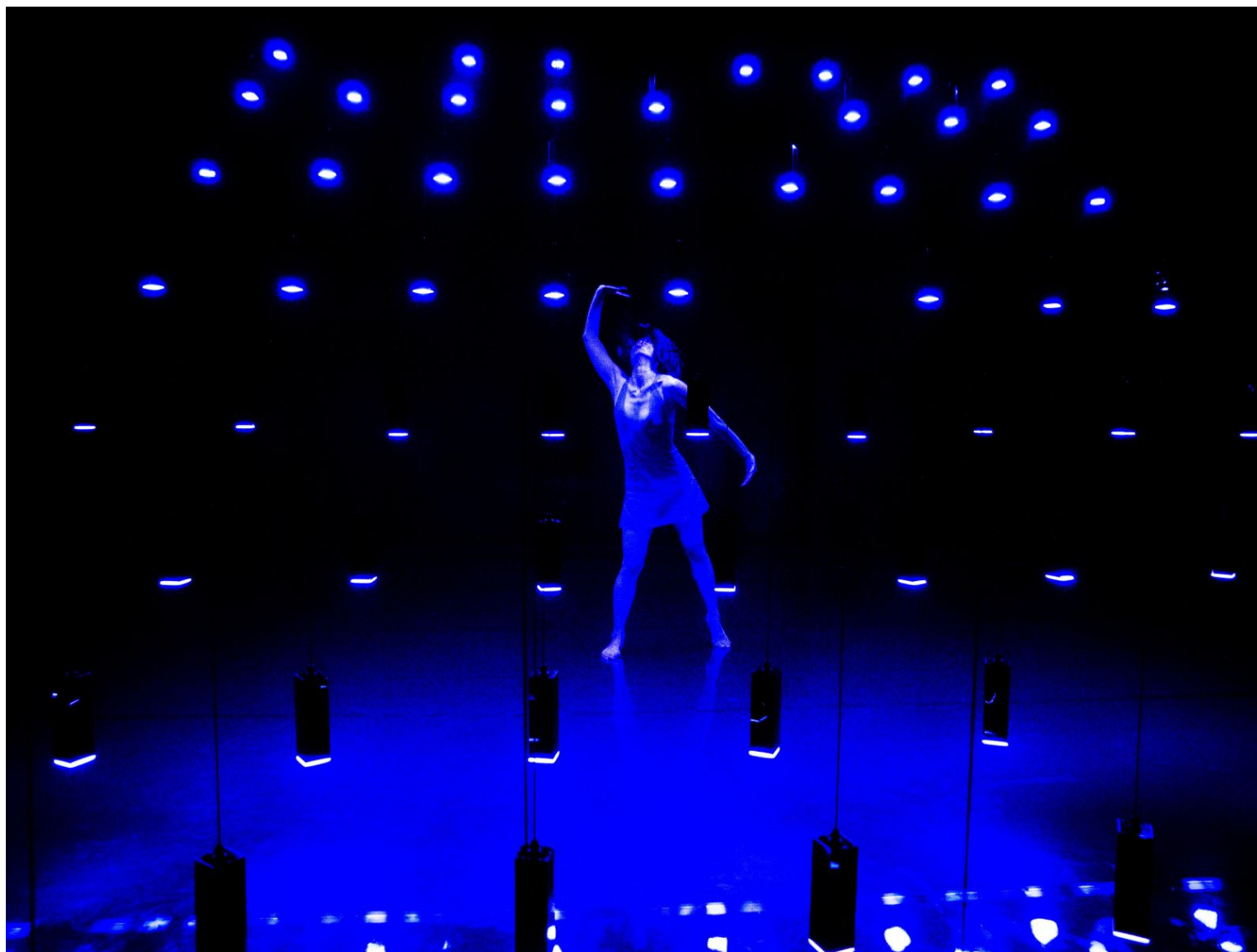
前陣子我對CERN這個機構做了很多研究，有意思的是他們這幾年想探討藝術與科學的交流。我看了一支藝術家與科學家對話的紀錄片，其中，科學家認為藝術家處理的時間軸很短，大概就是自我生命的幾十年，但科學家的時間軸很長，他們會回溯到遠古時期生命的起源，探究物質與生命的本質，這是比藝術或創作更本質的問題。而去過CERN的藝術家也提到，他們藉由科學打開了視野，那個被打開的東西，就是藝術家的自我（ego）。這對創作者是很有意思的，當眼界打開，對科技藝術的想像也會打開。

此外，我也在研究CERN的過程中發現一件事：我們所說的科技，其實只是現下的技術，但這些只是應用。而科學，是科技的哲學，過去我們老是用人文科學的哲理去套用在科技藝術的創作上，現在我知道它其實存在自己的哲理，並且有一套脈絡。

說到底，藝術和科學之前本來是在一起的，但後來所有學科慢慢被孤立成特定學門。其實我們在討論關連性時，也在探討這些一一所有形式在歷史過程中逐漸分化，但這並不健康；當我們把精神或宗教跟科學分開，或是把身體跟物質性分開時，俗氣點的說法就是身心靈分離，這種分離會產生很多危機。

**Q：但可以想見你接下來會持續讓科學與藝術在你的創作中相遇。最後一個問題，可以跟我們分享你對科技最極端的想像是什麼？**

A：我覺得科技的極致就是科技不存在。這極致不是往未來而是往過去。因為它不存在，我們人類和身體就需要直接面對不可知的環境。藉由這不可知，我們因此保有根本的敬畏和存在。因此，對我來說，科技的極致不是「可以做到什麼」，而是「可以不做什麼」。



一當代舞團, 《W.A.V.E.》, Photo Credit:一當代舞團

相關字詞

社群分享

當身體遺失軌跡並  
懸置於永恆之中—  
— 蘇文...

周東彥：捕捉現代  
人的螢火蟲之光...